

兩同書

唐 羅隱著 武林徐仁毓閣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
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
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
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
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
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

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

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盱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生之餘

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

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

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醜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修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

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况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况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

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村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今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矣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
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
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
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
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階茅宇緇衣麤裘
捨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
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
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
斲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

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
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
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
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
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嚼口不足謂其美也溫
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
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
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
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

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
其上聖克保耆願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
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
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
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
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
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
而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
貪求莫止士饑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

土水榮其錦屬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
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
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
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
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
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
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

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
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
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
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
席求賢貢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
位張鷟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
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
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
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

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間
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
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
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
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
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
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
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
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

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咎頓爲齏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

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鷲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

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
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
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况夫人者異乎松柏
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
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
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
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
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
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

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壙之下是
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
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
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
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
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
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
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
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

禮誠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卽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羨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酒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耻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言

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
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
雖守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
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坊陸
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
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
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
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
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

不伏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
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
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
天下也若陶者之挺噐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
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
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
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
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

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節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殺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駉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鷲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仁是周而威敗尤異也夫人

者姦宄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心未明真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縮

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
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
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
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
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
櫛之爪甲寇於指也月以鑿之爪之不鑿長則不便
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
近在已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况於臣下
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

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
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
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
者其轡煩則其馬蹶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
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
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
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
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
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

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踈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

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又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麇然麟鳳有圖麇鷄無識猶復以真爲僞以僞爲真况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澆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詬

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
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
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
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
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
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
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
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
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壽於漢主而非傳說之才

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
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
而後易考著以究徵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育罪者
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
騫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
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
事則真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
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
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

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入徵驗臯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凡同於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

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鴛自氣爲而鴛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孽聖盜躋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

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
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内存趙孤
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叅商之隙夷吾小白
初有射鈎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
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
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
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
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
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

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况於父子兄
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
刑石厚子矣石碣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
於旦碣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况乎君臣朋友
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
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
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
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
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内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

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

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

祥無德是親自下關

兩同書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